

短篇小說獎佳作

阿媽蛤蚧



© Taiwan Creative Content Agency

張嘉祥

作者簡介——

張嘉祥，一九九三年出生。嘉義民雄人，火燒庄張炳鴻之孫。目前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文所。現為「庄尾文化聲音工作室」負責人、台語獨立樂團「裝咖人[Tung-kha-lâng]」團長。出版《夜官巡場》專輯與同名小說，小說獲二〇二三年台灣文學金典獎、蓓蕾獎。

得獎感言——

每個作品都需要時間，需要一步一步地學習成熟，每個原始概念都需要耗費時間和精力灌溉，概念才能成熟成為作品。

感謝本屆林榮三文學獎的評審和工作人員。身為身處在兩個藝文產業的創作者，最後想跟大家說：台灣文學獨立長存，台灣獨立音樂萬歲。

阿媽蛞蝓

活在火燒庄（注1）的記憶是出乎意料的模糊，形似起乩操寶或是藥物致幻，但是又貼著骨頭深刻難忘。不痛，但像是做夢醒來的難忘。

大約是在右腳小腿骨中段內側的部分，那裡是就讀高中三年間，每天騎腳踏車從民雄往返嘉義市沾染上鍊條黑油的痕跡。第一年的時候單車鍊條的黑油還只是沾染皮膚，隨著我們放學後去嘉義市北楓彎豆冰旁的火雞肉飯店家，日日夜夜澆灌滾燙的火雞油在小腿骨內側，頑固的黑油終於開始吃進肌肉中，我想青少年的心理大約覺得這類似於刺半甲的藝術，只是我們透過單車鍊條的黑油和滾燙的火雞油來完成。

第二年開始，我不再滿足於讓黑油只是浸潤到肌肉，我想從微觀世界裡的粒子震盪開始實驗，或是說熱脹冷縮來讓黑油更深入其中，於是我們開始接受平原熱天日頭的考驗，冬天帶有水氣的凍寒空氣灌漑，像是遊蕩的羅漢巡遊嘉義空間，我不確定最後是熱脹冷縮讓黑油吃進骨頭？還是有其他原因？總之第三年我們在某堂經濟課下課後，聚在教室的講台上，同學們看著我拿出鋒利的鐵

1：火燒庄：位於今日嘉義縣民雄鄉豐收村。全台灣有不只一座火燒庄，我小時候聽阿媽講過，古早有一隻大鳥鼠，親像一隻豬公還爾大，伊身軀有紅色的火咧燒，自台灣頭行到台灣尾，若是庄頭有人看見著火的鳥鼠咧洗身軀，彼个庄頭都會火燒，所以全台灣才會遮爾濟火燒庄。

尺把右腳小腿骨中段內側的部分切開，有些同學皺眉遮眼，但沒有一點血流出來，不痛，像是在做夢。一路劃開到骨頭，終於確認黑油吃進小腿骨裡面了。

我想還是有其他可能性的，如果只是粒子震盪實在不合理。我再細想，有可能是跟嘉義地區常見的板仔厝（注2）很有關係，這種木造的建築，在嘉義四常（注3）可見，而我的老家算是一半水泥一半木造的混種，這種建築格局通常會保留閣樓的形式，我記得我們老家的閣樓，那是一個神明和鬼魂混居的空間，就在我們日夜生活的頭殼頂。

在考大學的前一年暑假，某天突然想起家中屋頂有一處童年恐懼的黑暗空間，印象中擺滿阿母少女時代做衣服的人形模特兒，牠們被移除雙腳，用腰部站立在閣樓的榻榻米上，在童年起乩般的印象裡，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那些人形模特兒就會在閣樓聊天，有次趁著家人都睡著，我掀開閣樓天花板入口的一角，透過縫隙看見人形們用手爬行移動交談，說著：「咱啥物時陣才會接起來雙跤，閣再穿婿閣大範的新衫？」（注4）

我想人形們注定是失望的，阿母纖細的雙手早就因為務農養豬生出一層厚繭，不再是優雅自在持裁縫剪刀創作的少女，做為嫁妝的裁縫車在某幾次和長大的孩子們爭吵後就消失在她的生命空間，我想那是連生命記憶都消失了一台。而人形們被阿母收在戶外門埕的牆壁旁，整齊疊著，誰也

2：板仔厝：嘉義市地區常見的建築風格，木造的日式風格，通常是兩層樓的格局，外觀看來有魚鱗板的結構。

3：四常：sui-sioio。時常、經常。

4：華文翻譯：什麼時候我們才會接上雙腳，重新穿上漂亮乾淨的洋裝？

不能丟掉祂們，只要透露一點碰觸的念頭，阿母就會狂嘯。但是祂們的雙腳放不進牆壁角落，那些腳怎麼擺都沒辦法彎曲貼服牆角，只好把腳都丟掉。人形們長滿了灰塵，偶爾的西北雨狂傾倒在嘉南平原，門埕在暴雨中積水，雨水退去後的淤泥淹蓋最底層的人形，我沒有再看過祂們在深夜裡爬行或聊天，祂們沉默安靜，逆來順受，像是在做一場無聲靜謐的美夢。

但我記得那個暑假，那時候人形還在閣樓，深夜裡我像童年一樣掀開天花板的一角窺探閣樓，有一個面容類似阿母少女時代的人形，丟了一隻腳給我，祂說：「骨頭因為車禍斷去矣，醫生共我釘五支鋼釘仔內面，會記得三不五時幫我點寡烏油。」（注5）

理論上我不可能看見人形還在閣樓中，祂們早就在門埕外脆化變成碎片，只是阿母不肯把祂們丟進垃圾車。祂給我的那隻塑膠的假腳我裝不上去，我拿去給了我因為車禍斷掉右腳的阿母，距離少女時代已經好久好久的她，看見小兒子拿出一隻假腳給她，她好開心，即便那隻腳從來就是她擁有的。在轉交假腳的時候，腳裡的黑油從塑膠脆化的縫隙裡面流出來，滴在我的右腳小腿骨中段內側，我想那是黑油吃進骨頭另一個比較合理的原因。

但是我的阿母說，那是我記錯了，黑油是有次我幫忙搬豆頭（注6），雙手需要像搬瓦斯那樣轉動桶身，我腳步踏錯，連同和我半身高的豆頭和桶子跌落，右腳擦過滿是廚餘油漬和貨車機油的地

5：華文翻譯：骨頭因為車禍斷掉了，醫生釘了五根鋼釘在裡面，記得偶爾幫我上一些黑油。

6：豆頭：tau-thau。把豆子磨碎，用濾布過濾之後的豆渣。可以餵豬或當肥料。

面，從此黑油就吃進我的骨頭裡。但是對於阿母的話我都只相信一半，畢竟她太忙了，怎麼可能注意到這種細節？

在記憶裡，對於阿媽的過世我跟阿母有全然不同的解讀，阿母總是跟我說，阿媽是去到西方極樂當佛祖菩薩了。但我總是會在阿媽的肉身消逝後還看見阿媽回來，哪裡是菩薩？那大部分是我離開嘉義後的事，阿媽會以各種不同形態回來。我印象深刻，有一晚在東部的大學宿舍走廊，牆壁上停靠一隻會散發月光的大飛蛾，從走廊一直跟著我到房間，室友們都睡著了，漆黑的房間內，室友戴著眼罩沉沉睡去，他們沒看見飛蛾身上的月光把寢室照亮照滿，如果有誰可以知道滿月的時候，人站在月球中會是什麼感覺，我想應該就是這樣的狀態，那是來探望我大學生活的阿媽散發出來的光芒。

有時候阿媽會變成一隻黑色蛞蝓（注7），牠們常出現在童年雨後的紅磚外牆上，和黑色的老青苔一起爬行，通常在隔日的中午後，阿媽變成的蛞蝓會變成乾癟黑色的蛞蝓乾，像是汽車輪胎爆胎後噴出的碎屑，這時候阿媽蛞蝓不再動彈，原本爬行過後會拖曳出一條長長的牛稠溪（注8），在紅

7：黑色蛞蝓：阿媽蛞蝓。皺足蛞蝓 *Laevicaulis alte*。阿兄攏講伊叫做草蛭，結果發現外口根本無人按呢叫伊，我想阿媽的日本名是同款道理，阿媽的朋友若來到店仔開講，攏會叫阿媽的日本名，阿媽看起來真歡喜，親像轉去到少女時代，但是阮厝內根本無人按呢叫伊，彼時陣我就會想著阿媽蛞蝓。

8：牛稠溪：嘉義朴子溪上游名稱。我總以為牛稠溪是我阿公挖掘河道養護出來的，因為火燒庄的人總是叫我阿公牛頭，阿公說是因為他像一頭勤勞的牛，長年做著做不完的工作，一直在撿拾農地裡的石頭，我總覺得那不是農地裡的石頭，而是牛稠溪河道中的石頭和泥沙，因為牛頭長年的清淤，讓牛稠溪保持河道順暢，因此牛稠溪在我過去的記憶裡一直以為是牛頭溪。

磚上緩緩地流，這時候都乾涸了。牠腹足一陣抽搐，從牆上掉落，黑色的身體把眼睛蓋住，牠什麼都看不到，眼前一黑就倒在柏油路上，月娘落下後，日頭升起，溫度逐漸升高，把阿媽烤成乾乾癟癟的黑色薄片。

在那之後，老家的周圍就沒有再看過黑色蛞蝓出現，不管是綿綿的細雨，或是傾盆的西北雨，紅色的磚牆外都乾乾淨淨，連黑色的老青苔痕跡都沒有，阿爸自豪地說（注9）：「我把外面牆壁都洗過了，還噴上一層驅蟲藥，不只蟲，連青苔也比較不容易長。」

那個瞬間，我突然能理解在酪梨園大片死去的芒草心情，政府推廣不要使用農藥，要做有機的高單價精緻農業都是和我們息息相關的，生命、人類、土地都是循環關係。當然阿爸完全不這麼覺得。

又經過大約快十年，阿媽蛞蝓早就消失在我生活周遭，某天在台北的租屋處，突然在老公寓大樓的樓梯間，看見一隻阿媽蛞蝓努力地爬上窗戶邊，那是五樓的窗戶，阿媽蛞蝓即便爬到窗外也躲不過明天的日頭，我用手捏著牠，就像捏住嘉義的牛稠溪，我爬下五樓，把牠放到一樓的花圃中，這座滿是菸蒂、飲料罐的花圃，我想也可以讓阿媽蛞蝓躲過明天的日頭吧？牠可以安心地讓黑色的身體把眼睛遮住，鑽進菸蒂下薄薄的泥土，眼前一黑就睡了。

9：阿爸自豪地說：和阿爸講話，常常會讓我分不清楚他到底講的是華語還是台語，很有可能記憶裡的阿爸說的是：「我共外口的壁攏洗過啊，閣噴過蟲藥仔，毋但蟲，連青苔嘛較袂生囉。」或者阿爸其實是華台語混合在一起說的。

我爬上老公寓五樓，回房間就睡著。我不知道的是，阿媽蛞蝓並沒有一覺到天明，當牠眼前一黑睡了一覺，醒來發現菸蒂外的天空還是黑的，牠看不見月娘的光芒，因為四周都是大樓，身邊的泥土太乾燥，讓牠感覺不舒適，於是牠繼續往花圃的泥土深處鑽去。阿媽蛞蝓把眼睛遮上，藏進黑色的身體裡，身體的黏液讓牠看見土壤裡面的一切，牠遇見一隻體形不大的蚯蚓，蜷縮在還算潮溼的土壤裡，牠對阿媽蛞蝓說，我已經看見過七顆日頭掛在天空，希望能看見第八輪月娘，或者明天下午會有一場傾盆的西北雨，那牠就可以再繼續看好多顆日頭與月娘。

阿媽蛞蝓告別蚯蚓，由衷希望牠能見到明晚的月娘，阿媽蛞蝓繼續往花圃土壤深處鑽去，透過身體的黏液牠可以感知到這座花圃中的所有事物，比起藏在黑暗中的眼睛，身體上的黏液可以讓阿媽蛞蝓看到土壤裡微弱的風流動的軌跡。在土壤的深處，阿媽蛞蝓碰見一隻非洲大蝸牛（注10），牠在花圃土壤的深處躲避烈日，非洲大蝸牛用日語向阿媽蛞蝓互相問好，讓阿媽蛞蝓覺得很親切，牠們日式地彎腰鞠躬向對方道別。

沒多久阿媽蛞蝓就來到花圃的底部，最下方的水泥裂開一條縫隙，有光從中透出，阿媽蛞蝓在縫隙旁伸出藏在身體中的眼睛窺探，縫隙中似乎是一間鋪設有榻榻米的房間，牠看不見全貌，隱約

10：非洲大蝸牛：學名 *Achatina fulica Bowdich*。原產東非 *Malagasy* 馬拉加西。一九三三年由日本入下條久馬一從新加坡引進台灣。非洲大蝸牛的記憶會由祖先世代代代傳承，當年老的非洲大蝸牛死去，牠們會將從祖輩傳承而來的記憶交接給下一代。於是所有在台灣的非非洲大蝸牛都有日本時代的記憶，牠們爬行在公學校圍牆，記得教室內傳來日語數字歌的旋律，每隻在台灣的非非洲大蝸牛都有著一口流利的日語。

聽見有人在講話，讓牠感覺很熟悉，牠又往縫隙靠近，花圃突然一陣搖動，阿媽蛞蝓的腹足沒站穩跌入了縫隙中，穿過縫隙時，阿媽蛞蝓感覺自己全身的黏液快速乾涸，不再能夠感知空氣中溼度溫度，像是沒有睜開眼，感知外在世界的器官飛快地消失毀滅，牠陷入一片黑暗。

阿媽蛞蝓的身體愈來愈乾癟，水分讓縫隙中的灰塵帶走，溫潤潮溼的身體像是在陽光底下曝曬過七顆日頭，乾得像是輪胎的碎屑，又突然從黝黑乾硬的身軀中裂長出白色的塑膠硬殼，塑膠硬殼長成人形的四肢身體和頭，唯獨失去了下半身。跌落房間時，阿媽蛞蝓已經變成一具只有半身的模特兒人形，牠原本可以敏銳感知外在的黏液，全都乾涸變成塑膠，連同牠的思緒都像老化脆化的塑膠，變得遲鈍僵固，太過用力就會破碎，膠頭膠腦，分不清楚方向是左或是右，是前進又或後退。當模特兒人形回過神時，牠的塑膠腦袋裡多出了很多記憶，牠的半身滿是灰塵，被禁錮在回憶的閣樓，是祂前世的前世，數不清楚有幾個前世的一家人，集合所有人的力氣蓋成的新厝閣樓。

祂看向閣樓通往一樓的入口處，寂靜的深夜，入口緩緩被打開，有一對年輕又好奇的眼睛在窺探，一張幼童的臉龐。祂的記憶是過去和未來不斷變化交織的，分不清楚究竟是阿媽蛞蝓的記憶先發生？又或者是模特兒人形的記憶先出現？或許這些記憶都是不分前後左右出現的，只是靈魂讓身軀的感官欺騙，誤以為記憶與時間是有先後順序的，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沒有開始與結束，中間也沒有像線條一樣的過程。

祂想起過去，在滿是半身灰塵前的記憶，記憶中的纖細少女和祂生活在台北，盆地的東北邊

緣，那間小小的租屋套房祂的印象深刻，就像是昨天還能聽見台北老公寓的五樓，纖細少女用鑰匙打開鐵門的聲音。祂是全新的，雙腳俱在，纖細的少女把祂擺在裁縫機旁邊，下班後的少女靜靜地和模特兒人形做伴，有時也會跟模特兒人形說話，纖細的少女會一邊哼歌（注11）一邊和祂一起工作，祂穿過很多少女手做的衣服，少女柔柔的雙手日日夜夜摩娑祂的面容和身軀，模特兒人形愈來愈像少女的臉孔，模特兒人形會深夜坐在裁縫車前，用僵硬的塑膠手指拿起裁縫剪刀，緩慢地推進少女的裁縫工作，祂多麼希望可以幫忙到纖細少女的一些生活。幾年之間，台北盆地的邊緣開始興建捷運系統，工程讓經過的人車像被一座大型露天迷宮困住，盆地邊緣的地面裂開，纖細少女從裂開的土地裡檢回更多模特兒人形，牠們各有名字，也有自己的個性。

這是少女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候，她從打貓葉仔寮（注12）逃離，逃離那個充滿孤魂和野神的下跕層，纖細少女的阿爸阿母要她每個月都寄信回家報平安，信封裡面要夾著台北的葉子，阿爸阿母審視葉脈判斷少女過得平不平安。有時候她覺得下跕層就是一個會把人吸住的漩渦，它會把人永遠留

11：哼歌：一九八一年纖細少女一邊哼著當紅的鳳飛飛（好好愛我）一邊做裁縫，模特兒人形記得那個冬天夜裡電暖爐烤得祂和少女共同擁有一種平靜的幸福感，雖然祂的塑膠大腿外側被烤得有些焦黃。模特兒人形最後記得一九八九年，纖細少女最常聽的歌曲是潘越雲（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她大部分時間想的人是獨子男友，偶爾不是。

12：葉仔寮：約略為今日嘉義縣民雄鄉東興村範圍。在地理上看來，葉仔寮就像一片葉子，下跕層就在葉子東邊的葉脈分岔上，居住在葉脈分岔的家族雖然物資豐饒，但是日日夜夜受到分岔處漩渦的侵擾，家族的人時常有幻聽、幻視，情緒不穩的症狀。有天戶長清奎聽見有人對他講：「佇葉仔寮著愛用葉仔共相叉的所在壑起來。」清奎動員整個家族的兒女，交上世俗的葉子，每月可以短暫地平息侵擾，但沒過幾天他就會聽見更清楚的聲音在對他講話。

在原地沒辦法動彈，但那些葉子可以暫時把漩渦堵上，孤魂野鬼和不知名的野神也就不會出來做亂，她就可以暫時脫離下跤層，有機會動彈她的身軀。纖細少女發現，每當她沒有及時把葉子寄回下跤層，孤魂和野神就會從故鄉打貓跨越百里來到盆地，侵擾她的睡夢，她想逃得更徹底，逃到一個讓下跤層沒辦法再糾纏她的地方。

模特兒人形是那麼想幫助纖細少女，祂察覺少女想逃離的心願，想起前世又前世，無數前世前的獨子，每次祂都在少女睡著後，在她耳邊複誦獨子名字，講述獨子的個性，讚頌獨子的優點，同時每次都會說：「你這世人注定愛做阮的新婦（注13）。」

很快纖細少女就遇到同樣在台北的獨子，祂滿意地看著兩人戀愛、同居，祂相信這一次纖細少女會再次順利成為祂的媳婦，這一次會和獨子幸福地過生活，在和少女媳婦生活這麼久之後，祂相信無數前世的自己會了解的，少女媳婦的本質是善良的。這時候的模特兒人形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面容早就已經和少女媳婦一模一樣，甚至連同記憶都是同步重疊的，此時的模特兒人形早就是少女媳婦的分靈。

不久後的某一天，少女媳婦對著獨子說：「我有啊，咱結婚（注14）。」

13：新婦：siu pi。兒媳婦、媳婦。稱謂。稱呼兒子的妻子。

14：我有啊，咱結婚：模特兒人形在深夜除了幫忙縫紉、和其他模特兒人形細語聊天外，還會趁其他人形不注意，拿起少女的縫紉針，用不靈敏的塑膠手指，把少女抽屜裡的保險套一個一個戳破。

模特兒人形的記憶很快帶著祂來到火燒庄，那棟一半水泥一半木造的混種建築面前。祂雙腳挺立站在日頭下，火燒庄的陽光把祂塑膠的身軀烤得泛黃脆化，少女媳婦帶著一整車的嫁妝和隨身物品嫁入祂們家，從祂的塑膠眼睛中，祂看見無數前世前的大家（注15）自己，戴著太陽眼鏡，頭髮還是烏黑的，時髦又幹練，走到自己身旁和少女媳婦說：「這隻oo-ih-giōo（注16）看起來共妳足成，誠嬌。」

「是佇台北上班的同事去訂做，逐家做伙送我的。」

「面容和妳實在有夠像，會使園佇簪仔店（注17）遐，和ni-sin（注18）做伙。」

「好……好啊，我小等著共伊園過去。」

大家沒有發現，少女媳婦的猶豫和掙扎，對少女媳婦來說，模特兒人形早就不是單純的物件而已，祂是屬於自己私密的記憶和朋友，她是不願意讓模特兒人形被外人品頭論足的。

站在日頭下的模特兒人形看見少女的掙扎和猶豫，祂多麼想告訴少女媳婦，也提醒前世的大家自己說出那時候的心意：「我是想欲共厝邊頭尾講，阮新婦生做嬌閣有才啊！」（注19）

15：大家：take。婆婆。稱謂。婦女對他人稱自己丈夫的母親。

16：oo-ih-giōo：洋娃娃、人偶。源自日語おにんぎょう（oninyō），日語漢字為「人形、お人形」。

17：簪仔店：kám-a-tiam。雜貨店。販賣日常零星用品的店鋪。

18：ni-sin：縫紉機、裁縫車。源自日語ミシン（mishin）。

19：華文翻譯：我很愛我的媳婦，只是我講不出口。

模特兒人形讓日頭曬得泛黃焦脆的塑膠雙唇怎麼用力都開不了口。當天下午，模特兒人形就站在店仔的見本櫥仔（注20）旁邊，內側放進少女媳婦的裁縫車，大家說，店仔這一側就讓少女媳婦繼續做衣服，不用擔心嫁進來之後就不能做裁縫。這些話和決定都是善心的出發，只是大家的七女兒嫁給火燒庄有名的懶漢，生活實在太辛苦，沒過幾年，大家決定把少女媳婦的裁縫空間騰出一半給七女兒做剪頭髮，多少補貼一點七女兒的家用，這也是善心的出發。

少女媳婦的裁縫車位置往內側縮去，模特兒人形還站在見本櫥仔旁邊，七姊很開心能跟少女媳婦一起在同一個空間工作，她說她也有一些模特兒人形，是練習剪頭髮用的，沒有像少女媳婦的人形那麼大隻。一段時間之後，七姊帶了幾頂假髮過來，把其中一個波浪長髮戴到少女媳婦的模特兒人形頭上，開心地跟少女媳婦說：「我先來用伊練習，等妳頭髮親像伊遐長，我來幫妳電頭髮，一定足嬌的！」（注21）

「好……好啊，我等七姊……」

但少女媳婦心裡一點都不想讓那頂假髮戴到模特兒人形身上，自己也不想留大波浪的長髮。戴

20：見本櫥仔：kian-pūn tū-sá。展示櫃，用來展示給買主，做為樣品的全部或一部分貨物。源自日語，見本みほん。小時候大人們不讓我靠近有透明玻璃的櫥仔，裡面長年擺放黃長壽、新樂園香菸、沒有穿衣服的打火機、常常被我們拿來煮飯的米酒。大人們怕我拿打火機去玩，但其實我對打火機沒什麼興趣，唯一一次我半夜打開玻璃門，是因為黑暗中的櫃子裡，在成排打火機旁邊，出現一隻女人的左手，纖細白嫩，還有塗紅色指甲油，無名指上面戴有一枚黃銅戒指。隔天早上那隻手就消失不見。

21：華文翻譯：我先來用它練習，等妳頭髮像它一樣長，我來幫妳燙頭髮，一定很漂亮！

上大波浪假髮的人形覺得這個髮型一點都不適合自己，愈來愈泛黃的塑膠面容讓她看起來愈來愈憂愁，時間沒有讓祂等太久，這一年少女媳婦二十八歲，她的第三個小孩出生，家庭的壓力愈來愈沉重，她似乎又感覺漩渦跟隨她出現在這個家，她和獨子丈夫商量節育，她想起下跤層家族的養豬場，每一期可以帶來可觀穩定的收入，即便她厭惡養在下跤層的豬寮，那裡太靠近下跤層的竹林，竹林中常有遊蕩的野神跳舞，爬行的孤魂發出細碎的聲音，下跤層養的豬早就是一半活的一半死的，長成不豬不鬼的鬼豬（注22），讓她打從心裡害怕，她想，下跤層的豬被人吃下後，人會變得不幸吧？她多麼想只是單純地做裁縫，但她不願意再讓漩渦出現，更不能讓她的後代被漩渦吸住。

她和獨子丈夫把火燒庄外水流媽廟前的竹林剷平，蓋起一片豬寮，面積比下跤層的豬寮還大，她心想，在水流媽前面就不會有鬼魂來騷擾了吧？但她忘記豬寮後面的亂葬崗，在日後她和獨子丈夫不再講話時，每次半夜她來到豬寮養豬，她都會被亂葬崗中無數墓碑反射的光芒照得心煩意亂。豬寮的工作比起她想像的還要繁重，並不是單純付出努力和時間就能順利經營，她愈來愈少做裁縫，這時候的模特兒人形反倒像是七姊的髮型模特。因為新時代畜牧場的環保法規規定，廢水處理變成豬寮能不能繼續經營下去的評估重點，但廢水處理池（注23，見下頁）的營造成本高，她與獨子丈夫不得不開始向銀行貸款、標會仔，好不容易才把基礎的廢水處理池完成。

22：鬼豬：在外婆過世前幾年，下跤層的豬寮半夜會看見神明跳舞，耳朵會聽見鬼魂唱歌，倖存的豬隻與其說是活人養大的，不如說是神明帶大的孩子。我記得有次晚上在無燈的豬寮放水給母豬喝，我拿著手電筒的光追著豬食槽白色的磁磚跑，在食槽盡頭照到一雙赤裸蒼白女人的腳站立在其中，十根腳趾頭看得一清二楚，上面還沾帶泥土。

撐過初期的成本投入後，每期豬寮帶給她的收益讓她覺得安心不少，但她愈來愈不快樂和焦慮，她好像是為了躲避一個小漩渦，踏入另一個大漩渦，她害怕金流接不上的時候，害怕整個經營都會崩盤。這樣的勞力和精神壓力持續了十多年，她忙到沒有時間再觸碰裁縫車，店仔裡只剩理髮空間，裁縫車已經退縮到最深處的角落，只剩針線頑強地不肯從裁縫車撤下來。在一次騎機車去打貓街區匯款的路上，她被撞斷一條右腿，那一年她三十八歲，因為避孕失敗出生的小兒子已經六歲，小兒子看著阿母釘著五根鋼釘的右腳，他想起前幾個月阿母和七姑姑大吵一架，把理髮店裡面的模特兒假人收進家裡的閣樓，阿母在拿回假人的途中跌了一跤，把假人的雙腳摔斷，摔倒的地方就在店仔和家裡中間的小巷子，四、五步就可以跨過，只是有一條不到十公分的排水溝讓家裡和小巷子有小小的高低落差，但在生氣又難過的阿母眼裡，那個不到十公分的高低落差讓她跨不過去。

模特兒人形已經脆化得讓臉都有一些裂痕，當前世媳婦帶著祂摔倒在前世大家自己死去的地方，祂忽然意識到原來自己什麼都沒辦法改變，祂的雙腳被塞進閣樓角落，已經斷了，半夜所有生人都睡著的時候，祂爬行在閣樓，試圖把兩隻腳接回來，但無論用什麼膠水都黏不回來。祂想到前

23：廢水處理池：獨子阿爸會重複做一個夢，夢裡他變成一隻肥美的吳郭魚，被小兒子丟入廢水處理池，廢水處理後的沉澱池不髒不臭，他鑽進池底深處，發現有一隻巨大的沙皮大狗，帶著五隻小沙皮狗正在追一顆發光的金球，他忽然想起來那幾隻沙皮狗是他年輕時候養的，在廢水處理池剛建好的時候，大狗帶著小狗追球跌進池中，全部都溺死了。當獨子吳郭魚有這個想法浮現的時候，牠覺得自己沒辦法呼吸，吸進鰓的水又髒又臭，身體被強烈的鹼侵蝕，一眨眼就變成乾癟的臭魚乾。每次死去又清醒他都會強烈地厭惡廢水處理池，連帶地厭惡豬寮。

世倔強的大家自己，即便雙眼在夜晚已經看不清楚路面，雙腳因為肌肉萎縮不夠力氣，她還是堅持不拿拐杖和手電筒，人形完全知道前世的大家自己在想什麼：「會予人笑死，佇家己厝內閣愛用目睷看？目睷瞞瞞會使行，我是厝內的生份人呢？」（注24）

模特兒人形很珍惜在閣樓和其他人形老朋友聊天的時間。祂看見屋梁上的天花板裂開一道小縫隙，一隻黑色的阿媽蛞蝓正緩緩地走向縫隙。幾個禮拜後，祂看見阿媽蛞蝓正在從縫隙中墜落，祂塑膠的雙眼已經脆化，看得模糊不真切，可能連時間感都快消失，幾個月後祂聽見閣樓下的小孩們正在討論阿媽右腳斷掉的可怕樣子，六歲的小兒子說：「我足驚的，伊無親像阮阿母，伊身軀的味和阿母無全，有一個病院的味，伊是假的阿母。」（注25）

這時候祂看見阿媽蛞蝓的身體已經變得乾癟，像是破碎的輪胎碎屑，有白色的塑膠正在從阿媽蛞蝓體內裂長出來，墜落還在持續中，祂心想可能就在後天的深夜，阿媽蛞蝓就會墜落下來，祂把斷掉的右腳點上黑油，要在明晚把右腳交給上來閣樓窺探的小兒子，同時祂還把左腳點上針車油，悄悄在深夜裡爬下閣樓，用半身爬行過小巷子，撐開店仔理髮空間的鐵捲門，祂把點了針車油的左腳立在裁縫車的踏板上，這樣已經斷掉右腳的媳婦，就可以在日後少數使用裁縫車的時間裡，讓僅存的左腳稍微休息了。

24：華文翻譯：會讓人笑死，在自己家裡還要用眼睛看？眼睛閉起來都能走，難道我是這個家的陌生人嗎？
25：華文翻譯：我很害怕她，她不像是我的媽媽，她身體的味道不像媽媽，有一個醫院的味道，她是假的媽媽。

祂爬回閣樓的時候，不小心讓媳婦在讀國中、起來上廁所的二兒子看見，他誤以為自己是地基主（**注26**），從此就認為地基主是一群爬行的神明。模特兒人形回到閣樓裡，祂在屋梁那道縫隙下方立好，灰塵經過一個晚上已經都積滿了，明天晚上阿媽蛞蝓就會掉下來，墜落還在持續中。

26：地基主：二哥說他看過地基主，會在深夜爬行在家裡的牆壁和天花板，祂會住在家裡浴室玄關天花板的儲物空間。但我從來沒有看過爬行的地基主，也沒有看過地基主從天花板爬出來，但儲物空間似乎有一面玻璃，每天下午日頭西斜的時候，日頭就會從儲物空間照進一道陽光，我站在浴室玄關的時候覺得陽光很美，但我至今沒看過儲物空間裡的樣子，連屋子外面也看不見有對外的玻璃。

一個異數

童偉格

本屆進入決審的作品，大多力求行文曉暢，〈阿媽蛞蝓〉則是罕見異數。整篇小說，以「阿媽」在蛞蝓和模特兒人形之間的一趟變形之旅，複現「阿母」劬勞的生平。這趟變形之旅，止於「墜落還在持續中」這一小說末句，彷彿極盡遲緩地，預告循環時間才要生成。然而，時間的循環性，卻也早已如隨身相伴的塑膠殘軀，以其在光天化日底的報廢，預告「阿母」無可修復的青春與健朗。

由此，個體生平的重層意義，被封印在作者所創造的獨特迷宮裡——彷彿生命總是拖曳更多死者，但一次死亡，卻落實此生的僅只一回。這座迷宮，亦同時示現個體記憶的迷離卻刻骨。它確是「起乩操寶」般的獨語，卻也容許「我」一再詮解與旁注，從而牽繫眾聲。小說整體的創作思維與實踐，令我深感佩服。

